今文尚書經說考

今文尚書經說攷卷十一

侯官陳喬樅學

周書二

大誓中弟六十二

今文尚書附入

武王伐紂

史記周本紀居二年聞紂昏亂暴虐滋甚殺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師疵少師彊抱其樂器而犇周於是武王徧告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以不畢伐乃遵文王遂率戎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甲士四萬五千人以東伐紂

白虎通誅伐篇曰伐者何謂伐擊也欲言伐擊之也尙

書曰武王伐紂

論衡齊世篇曰語稱上世之時聖人德優而治功有奇

舜承堯不墮洪業禹襲舜不虧大功其後至湯舉兵伐

桀武王把鉞討紂蓋其德劣而兵試武用而化薄不能

相遠之明驗也此言妄也堯舜之禪湯武之誅皆有天

命非優劣所能爲人事所能成也使湯武在唐虞亦禪

而不伐堯舜在殷周亦誅而不讓經言叶和萬國時亦

有丹朱鳳皇來儀時亦有有苗兵皆動而並用則知德

亦何優劣而小大也

維丙午王逮師前師乃鼓鍐譟師乃慆前歌後舞假于上天下地

尚書大傳曰維丙午王逮師前師乃鼓鍐譟師乃慆前歌後舞○鄭注曰慆喜也衆大喜前歌後舞也

白虎通禮樂篇曰夫歌者口言之也中心喜樂口欲歌之手欲舞之足欲蹈之書曰前歌後舞假于上下

禮記文王世子篇下管象舞大武注曰師樂爲用前歌後舞○正義曰是今文太誓之文也

詩大明正義太誓曰師乃鼓譟前歌後舞假于上天下地

案據鄭注周禮大司馬職引書曰前師乃鼓鼖譟及
毛詩大明正義引大誓曰師乃鼓譟云云則是大傳
所載乃大誓經文也慆或作搯說文心部曰慆悅也
从心舀聲悅與喜誼同又手部曰搯搯也从手舀聲
周書曰師乃搯搯者拔兵刃以習擊刺詩曰左旋右
搯許所引書與大傳字異義異蓋據古文說也
樂說稽耀嘉曰武王承命興師誅於商萬國咸喜軍渡
孟津前歌後舞
鹽鐵論取下篇曰武王行師士樂爲之死民樂爲之用
論衡感虛篇曰武王渡孟津時士衆喜樂前歌後舞

三國志龐統傳先主曰武王代紂前歌後舞

皃藻

後漢書劉陶傳陶議曰聖王承天制物與人行止建功則衆悅其事興戎而師樂其旅是故靈臺有子來之人武旅有皃藻之士皆舉合時宜動順人道也

皃噪

王逸楚詞章句曰武王三軍人人樂戰竝馳驅赴敵爭先前歌後舞皃噪讙呼

後漢書南夷列傳曰板楯蠻夷閬中有渝水其人多居水左右天性勁勇初爲漢前鋒陷陳俗喜歌舞高祖觀

之此武王伐紂之歌也乃命樂人習之所謂巴渝舞也
案常璩華陽國志巴志篇云武王伐紂巴師歌舞以
淩故世稱之曰前歌後舞皆是說此經之事也王鳴
盛曰䜋說文無此字疑當爲拊拊亦擊耳譟者周禮
大司馬云車徒皆譟鄭云譟讙也且引此經以證然
則師心喜悅或有鼓或有拊而讙譟耳喬樅謂䜋譟
叔師楚詞注作皃噪後漢書杜詩傳士卒皃藻又劉
陶傳武旅有皃藻之士亦卽䜋譟也雖字别而聲義
同疑爲歐陽夏侯本之異文䜋皃噪藻皆假借字攷
隸釋載魏大饗碑云士有拊譟之歡民懷惠康之德

字正作猁鳳喈王氏說是也

司馬在前

詩大明正義曰太誓司馬在前王肅曰司馬太公也案此經及注又見太平御覽及玉海王鳴盛曰王以司馬爲太公者前觀兵之時太公杖鉞以號此伐紂之時亦宜太公在前也江聲曰逸周書克殷解云武王使尚父與伯夫致師然則爲司馬而居前當是太公矣

一月戊午師畢渡孟津

史記周本紀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師畢渡孟津

蔡書敘云一月戊午師渡孟津周以十一月爲正殷以十二月爲正周之一月殷之十二月也故史記云十二月戊午也與經文正相符合

又案史記周本紀詩人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後十年而崩張守節正義云十字當爲九爲樅謂張說非也此十字乃七之誤耳若如張說改十爲九則下文九年武王上祭於畢九年當作十一年始合又下文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師畢渡盟津十一年又當改作十三年矣攷齊太公世家云武王十一年正月甲子誓於牧野伐商紂徐廣曰十一年

一作十三年雖史記本有作十三年者以彼證此亦可附會其說然一作十三年究是傳寫之譌不足爲據也何以明之按周本紀云武王已克殷後二年問箕子殷所以亡箕子不忍言殷惡以存亡國宜告武王亦醜故問以天道即洪範篇所由作也作洪範在克殷二年後而洪範篇曰惟十有三祀王訪於箕子則史記載克殷之爲十一年確有明證矣文王受命七年而崩者今文家之說也謂爲受命九年而崩者古文家之說二說不可強合史記所據皆今文尚書也故與伏生大傳同鄭君治古文尚書而於文王受

命則從今文家說以七年崩爲是今攷漢書律厤志云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再期在大祥而伐紂故書序曰惟十有一年武王伐紂大誓八百諸侯會還歸二年乃遂伐紂克殷以箕子歸十三年也故書序曰武王克殷以箕子歸作洪範洪範篇曰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自文王受命而至此十三年歲在鶉火故傳曰歲在鶉火則我有周之分壄也師初發以殷十一月戊子日在析木箕七度故傳曰日在析木是夕也月在房五度房爲天駟故傳曰月在天駟後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朔合辰在斗前一度斗柄也故傳

曰辰在斗柄明日壬辰晨星始見癸巳武王始發丙午逮師案逮今本譌作還非是尚書大傳云維丙午王逮師是其確證王鳴盛尚書後案江聲尚書集注不知漢書還字乃傳寫之譌反據以改大傳逮師作還師殊爲失攷玆據尚書大傳訂正作逮師戊午度于孟津孟津去周九百里師行三十里故三十一日而度明日己未冬至晨星與婺女伏歷建星及牽牛至於婺女天黿之首故傳曰星在天黿周書武成篇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翌日癸巳武王乃朝步自周于征伐紂序曰一月戊午師度于孟津至庚申二月朔日也四日癸亥至牧壄夜陳甲子昧爽而合矣故外傳曰王以癸亥夜陳武成篇曰粵若來二

月既死霸粤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據漢志則史記所云十二月戊午卽周之一月故太誓序云一月戊午也正月甲子卽周之二月五日故武成篇云二月既死霸粤五日甲子也史記於齊世家言正月甲子於周本紀言二月甲子一據殷正言之一據周正言之徐廣注云此殷之正月周之二月也然則殷之十二月信爲周之一月矣律厤志言武王伐紂月日皆與尚書史記合惟以文王受命九年而崩與尚書大傳言受命七年而崩不合考逸周書云文王受命九年惟暮春在鎬召太子發作文傳與律厤志同則以

爲文王受命九年而崩者是也書西伯戡黎正義引伏生書傳云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質二年伐邘三年伐密須四年伐畎夷五年伐耆六年伐崇七年崩鄭君據此謂文王受命七年而崩武王逾年即位稱太子而不稱王十一年觀兵盟津有白魚入舟之祥乃始稱王故於洛誥篇末云文武受命周公居攝皆七年此今文家之說也律厤志本於三統厤三統厤及譜皆劉歆所造此古文家之說也尚書經秦火之餘伏生壁藏之及漢定求其書已亡失十之六七其後敎于齊魯之閒年已老耄或於文王受命年數

記憶未能明晰逸周書乃汲冢古文三統厤又推法最密要宜爲可信史記敘虞芮質成事雖有西伯蓋受命之君語而未着受命之年其又稱詩人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亦未始質言之則以書缺有閒故也又伏生書傳言殷紂囚西伯在四年伐畎夷之後史記周本紀言文王囚羑里在虞芮質成之先說復不同此則當從史記爲是司馬子長與鄭君均從今文家文王受命七年之說但史記以武王觀兵在九年伐紂在十一年訪箕子作鴻範在十三年鄭君以武王觀兵在十一年伐紂在十三年

以箕子歸作洪範卽在此年此又其不同也蓋鄭君

治古文尚書多參用今文家說故於金縢旣克商二

年注云武王于文王崩後六年伐紂後二年有疾按

六年爲文王受命之十三年則觀兵乃十一年事矣

又於洛誥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注云文王

受赤雀武王俯取白魚皆七年而崩周公以文武受

命皆七年不敢過其數按武王得白魚之瑞受命稱

王是觀兵時事觀兵在十一年克殷在十三年有疾

在克殷後二年瘳後二年而崩適符七年之數皆以

文王受命止七年武王克殷在十三年此皆注古文

尚書而參用今文家之說也管子小問篇云武王伐殷克之七年而崩是亦以伐殷在十一年然則傳聞異詞春秋時已有兩說故古文今文諸家亦各據師說互有異同由今攷其同異而辨析之則謂文王受命七年而崩武王克殷在文王受命之十一年克殷後七年武王乃崩者此今文家說也謂文王受命九年而崩武王克殷在文王受命之十三年克殷後五年武王卽崩者此古文家說也謂文王受命七年而崩後六年武王乃伐紂伐紂後五年而崩者此鄭君參用古文今文兩家而折衷之之說也究之自文

王受命至武王崩中間凡十有八年則古文今文兩家年數皆同故鄭君得爲此調停之說學士生數千載之後者疑以存疑焉可也

師畢渡盟津

後漢書光武紀孟津注引論衡曰武王伐紂八百諸侯同於此盟故曰盟津俗名戍津今河陽縣津也

案後漢書王霸傳注引今文尚書曰武王渡盟津白魚躍入王舟是知三家今文或作孟津或作盟津本亦各有異同章懷所引與論衡所據尚書本作盟津者正合

王升舟入水鼓鐘亞觀臺亞將舟亞宗廟亞

尚書大傳曰王升舟入水鼓鐘亞觀臺亞將舟亞宗廟亞○鄭注亞皆爲亞亞次也觀臺靈臺知天時占候者也宗廟遷主

案周禮肆師注引尚書大傳作亞字賈疏云王升舟以下者謂說武王於文王受命十一年觀兵之時武王於孟津渡河升舟入水在前鼓鐘亞亞王舟後觀臺亞者觀臺可以望氛祥亞鼓鐘後將舟亞者以社主殺戮而軍將同故名社主爲將將舟亞在觀臺後宗廟亞者宗廟則遷主也亞在將舟後喬樅謂此節

王升舟當是伐紂時事非觀兵時事何以明之史記言觀兵時爲文王木主載以行則非遷廟主矣言太子發升舟則尙未稱王也今此傳旣言王升舟鄭此注又以宗廟爲遷主是在十三年伐紂之時明矣賈疏以此爲十一年觀兵之事恐未確也

諸侯咸會曰孶孶無怠

周本紀諸侯咸會曰孶孶無怠

孜孜無怠

說文攴部孜汲汲也从攴子聲周書曰孜孜無怠

詩大明正義太誓曰咸曰孜孜無怠

詩譜敘正義太誓說武王伐紂衆咸曰孜孜無怠天將有立父母民之有政有居

案孜孳古字同故書正義引大誓皆作孜孜此諸侯勸勉武王之言也

天將有立父母民之有政有居

詩鴻雁序鄭箋書曰天將有立父母民之有政有居○正義曰今太誓文言天將有立聖德者爲天下父母民之得有善政有安居彼武王欲伐紂民喜其將有安居是民之所欲安居爲重也

案詩譜序正義引大誓說武王伐紂衆咸曰孜孜無

息天將有立父母云云據此則知無息與天將文違
也詩正義多宗鄭恉此條申釋太誓之語當是本之
鄭注

今文尚書經說攷卷十二

侯官陳喬樅學

周書二

大誓下弟六十三

今文尚書附入

武王乃作太誓告于衆庶

案王鳴盛曰自此以下當是太誓下篇之詞此節似是其篇首之文句法與湯誓格爾衆庶般庚級爰有衆牧誓乃誓寻其誓相類凡誓誥篇皆有之故定爲經文武王乃死謚此後人增加孟子手所著梁惠襄

齊宣鄒穆滕文魯平未必皆前卒于孟子當爲後人塡補春秋絕筆獲麟哀公見存亦必後人加謚皆其例也

今殷王紂乃用婦人之言自絕于天毀壞其三正離逷其王父母弟乃斷弃其先祖之樂乃爲淫聲用變亂正聲怡說婦人四方之逋逃多罪是宗是長是信是使

周本紀今殷王紂乃用其婦人之言自絕于天毀壞其三正離逷其王父母弟乃斷弃其先祖之樂乃爲淫聲變亂正聲怡說婦人〇集解曰馬融曰毀壞三正動逆天地人也〇鄭元曰王父母弟祖父母之族必言母弟

舉親者言之也

漢書五行志谷永對曰臣聞三代所以喪亡者皆繇婦人羣小書云乃用其婦人之言四方之逋逃多罪是信是使○師古曰周書泰誓也

又谷永傳永對曰臣聞三代所以隕社稷喪宗廟者皆由婦人與羣惡沈湎於酒書曰迺用婦人之言自絕于天四方之逋逃多罪是宗是長是信是使○師古曰此今文泰誓之辭

又敘傳班伯曰書云迺用婦人之言○師古曰今文尚書泰誓之辭

又伍被傳曰臣聞箕子過故國而悲作麥秀之歌痛紂之不用王子比干之言也故孟子曰紂貴爲天子死曾不如匹夫是紂先自絕久矣非死之日天去之也○張晏曰箕子時朝周過殷故都見麥及禾黍心悲乃作歌曰麥秀之漸漸兮黍苗之繩繩兮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狡童謂紂也

案伍被以紂不用王子比干之言爲自絕于天其義即本於尚書泰誓篇經所云迺用婦人之言自絕于天離逷其王父母弟是皆其事也

又禮樂志曰世衰民散小人乘君子心耳淺薄則邪勝

正故書序殷紂斷棄先祖之樂迺作淫聲用變亂正聲
以說婦人樂官師瞽抱其器而犇散或適諸侯或入河
海
案論衡紀妖篇云衛靈公將之晉至濮水之上夜聞
鼓新聲者說之使師涓撫琴而寫之遂去之晉晉平公
觴之施夷之臺召師涓援琴鼓之未終師曠撫而止
之曰此亡國之聲不可遂也平公曰此何道出師曠
曰此師延所作淫聲與紂為靡靡之樂也武王誅紂
懸之白旄師延東走至濮水而自投故聞此聲者必
於濮水之上正此經所謂淫聲變亂正聲者也此事

又見禮記樂記鄭注及呂氏春秋孟春紀高注江聲
日本紀上文明言武王乃作太誓告于衆庶下即接
此文知此是太誓文矣且裴駰采集馬鄭注以爲注
馬鄭注則故是太誓之注也則其文爲太誓無疑矣
又漢書谷永傳永引書曰乃用其婦人之言自絕于
天師古注以爲今文泰誓舉一以反三則其餘從同
益可知矣
新序刺奢篇曰紂爲鹿臺七年而成其大三里高千尺
臨望雲雨作炮烙之刑戮無辜奪民力寃暴施於百姓
慘毒加於大臣天下叛之願臣文王及周師至令不行

於左右悲夫當是時求爲匹夫而不可得也紂自取之也

春秋繁露王道篇曰紂以糟爲邱以酒爲池孤貧不養殺聖人而剖其心生燔人聞其臭剔孕婦見其化斮朝涉之足察其拇脛一作殺梅伯以爲醢刑鬼侯之女取其環誅求無已天下空虛羣臣畏恐莫敢盡忠紂愈自賢周發兵不期會於孟津之上者八百諸侯共誅紂大亡天下

後漢書孔融傳曰紂斮朝涉之脛天下謂爲無道

續漢書律厤志曰紂作淫虐忘其甲子武王誅之

三國志楊阜傳阜上疏曰桀作璇室象廊紂爲傾宮鹿臺以喪其社稷

故今予發維共行天罰勖哉夫子不可再不可三

周本紀故今予發維共行天罰勉哉夫子不可再不可三〇集解曰鄭元曰夫子丈夫之稱

案江聲曰史記錄尚書輒用訓詁代經文故作勉哉據牧誓篇有四勖字史記錄之皆作勉則此文史記作勉其在太誓原文必實作勖可知矣再更舉也更舉則通前觀兵爲三矣故曰不可再不可三言今必誅紂也

案尚書正義引馬融書敘曰太誓後得案其文似若淺露又云八百諸侯不召自來不期同時不謀同詞及火復于上至于王屋流爲雕五至以穀俱來舉火神怪得毋在子所不語中乎又春秋引太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國語引太誓曰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孟子引太誓曰我武維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孫卿引太誓曰獨夫紂禮記引太誓曰予克紂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紂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今之太誓皆無此語吾見書傳多矣所引太誓而不在太誓中者甚多

非復悉記略舉五事以明之亦可知矣江聲辨之曰案融之意以太誓非伏生所傳故疑之爾融獨不見伏生之尚書大傳乎太誓維四月太子發上祭于畢云云大傳既引其文矣其所以不傳者蓋生年老容有遺亡自所得二十八篇之外不能記憶其全故耳大傳引九共曰予辨下土使民平平使民無敖引帝告曰施章乃服明上下能得其片語而不傳其全文是不能記憶之明驗也然則太誓雖不出于伏生不得謂非秦火以前伏生所藏之舊文矣且漢書藝文志云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爲五十七篇計伏生書

二十八篇三分般庚則爲三十加孔氏多出之二十四篇才五十四加太誓三篇適五十七無太誓則不符其數兩漢諸儒備見今文古文者未嘗疑太誓有今古文之異然則今文太誓同于古文可知矣融獨以其後得而疑之則五十四篇惡在其可信耶若其所偁八百不期而會則婁敬說高帝嘗言之矣司馬子長亦錄其文於本紀矣不既信而有徵乎又若火流爲雕與穀俱來斯乃符命之瑞猶龜書馬圖之屬也孔子繫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論語記孔子之言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然則符瑞

之徵聖人且覬逆遇之而乃與火流穀至爲神怪謂子所不語豈遹論乎且思文之詩不云乎貽我來麰帝命率育卽此與穀俱來之謂融亦將斥詩爲妄誕乎不然詩則信之書則疑之進退皆無據矣融又以書傳所引泰誓甚多而疑此太誓皆無有聲又案湯誓篇傳自伏生旣又出諸孔壁今文古文若合符節而予小子履敢用元牡云云載于墨子篇而湯誓未有其文故孔安國注論語堯曰篇不敢質言湯誓之文而云墨子引湯誓其詞若此又墨子尙賢篇引湯誓曰聿求元聖與之戮力同心以治天下而湯誓中

亦撫之然而謂湯誓有逸文可也謂湯誓爲僞書則不可也以此此相況太誓亦猶是爾夫復奚疑哉或不獨此也大傳引般庚曰若德明哉湯任父言卑應言引無逸曰厥兆天子爵今般庚無逸具在而皆無是言經與傳俱出伏生不應傳逃其文經反遺其語然則伏生旣傳之後歐陽夏侯遞有師承猶不能無關逸況太誓經焚書之餘百年而出反怪其遺逸耶且夫傳記諸書夫人而見之矣苟欲僞造必將摭拾典籍以共補綴依據誼理以爲千城以求讎其欺于後世如彼僞孔氏之所爲矣安肯故留此間隙以滋後人

之議哉蓋惟當時實有其事史官據事直書故有火
流榖至之文逮其後遺文殘闕傳之者謹守殘編而
不敢補緝故無諸傳記所引斯何足怪乎季長之說
吾不謂然故爲此辨江說是也
又案江聲辨中有云李禺集注尙書于此太誓輒引
孔安國曰則孔氏古文亦有此篇安國且爲作傳矣
此說誤也先大夫曰案劉孝標世說新語注卷一引
續晉陽秋曰孔安國字安國會稽山陰人車騎愉第
六子也以儒素見稱歷侍中太常尙書遷左僕射特
進卒宋書二十禮志太元十三年召孔安國爲侍中

晉書禮志隆慶四年尚書左僕射何澄右僕射王雅尚書車胤孔安國祠部郎徐廣議孝武太皇太后李氏服宋書卷十六禮志通典吉禮又引孔安國議禘祫殷祭通典凶禮晉孔安國問徐邈皇太子爲新安公主服是東晉時別有一孔安國亦通經學李長林東晉江夏太守見釋文序錄封樂安亭侯隋書經籍志易類宜與孔安國同時故得引其說而孔穎達誤以爲漢之孔臨淮遂無能辨之者

今文尚書經說攷卷十三

侯官陳喬樅學

周書四

牧誓弟六十四

今文尚書十

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壄乃誓

尚書大傳武王伐紂至于商郊停止宿夜士卒皆歡樂歌舞以待旦

案禮記祭統云舞莫重于武宿夜正義曰舞莫重于武宿夜者皇氏云師說書傳武王伐紂至于商郊停

止宿夜云云武宿夜其樂名也此據書傳釋武宿夜
最確葢此舞樂卽象當時士卒之歡樂歌舞也
史記周本紀二月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
誓○徐廣曰二一作正此建丑之月殷之正月周之二
月也
案詩大明會朝清明箋云以天期已至兵甲之彊師
帥之武故令伐殷合兵以清明書牧誓曰時甲子昧
爽是鄭以詩言會朝清明卽此經之甲子昧爽也說
文日部曰昧爽旦明誼亦與鄭合荀子儒效篇云武
王行日以兵忌東面迎太歲至汜而汜至懷而懷至

共頭而山隧朝食于戚暮宿于百泉厭旦于牧之野

呂氏春秋簡選篇云武王虎賁三千人簡車三百乘

以要甲子之事于牧野而紂爲禽又貴因覽云武王

至鮪水殷使膠鬲候周師武王見之膠鬲曰西伯將

何之武王曰將之殷也膠鬲曰朅至武王曰將以甲

子至殷郊子以是報矣膠鬲行天雨日夜不休武王

疾行不輟軍師皆諫曰卒病請休之武王曰吾已令

膠鬲以甲子之期報其主矣今甲子不至是令膠鬲

不信也膠鬲不信其主必殺之吾疾行以救膠鬲之

死也果以甲子至殷郊論衡詰術篇云武王以甲子

日戰勝紂以甲子日戰頁據此諸文皆與經所云甲子合也說文土部云坶朝歌南七十里地周書武王與紂戰于坶野从土母聲許所引周書作坶野據古文也孔穎達正義乃謂皇甫謐云牧野在朝歌南七十里不知出何書何其疎於攷據耶

三國魏志注桓階等奏曰傳稱周之有天下非甲子之朝殷之去帝位非牧野之日也故詩序商湯追本元王之至述姬周上錄后稷之生是以受命旣固厥德不回後漢書郅惲傳惲諫傅俊曰昔文王不忍露白骨武王不以天下易一人之命故能獲天地之應尅商如林之

旅○注云呂氏春秋曰武王伐紂至鮪水紂使膠鬲候周師武王見之膠鬲曰西伯將何之無欺我也武王曰將之殷也膠鬲曰曷至武王曰將以甲子日至殷郊子以是報矣膠鬲行天大雨日夜不休武王疾行不輟軍吏諫之武王曰吾疾行以救膠鬲之死也天地之應謂夜雨止畢陳白魚入舟之類

三國魏志注引文帝令曰昔周武大聖也使叔旦盟膠鬲於四內使召公約微子於共頭故伯夷叔齊相與笑之曰昔神農之有天下不以人之壞自成不以人之卑自高以爲周之伐殷以暴也

案文帝此語本呂氏春秋誠廉篇

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逷矣西土之人

周本紀武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遠矣西土之人

案爾雅釋詁逷遠也郭璞注引書曰逷矣西土之人逷之訓爲遠史記以訓詁代經文故作遠矣西土之人今尙書釋文及正義本逷字作逖恐非

鹽鐵論繇役篇曰武王之伐殷也執黃鉞誓牧之野天下之士莫不願爲之用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

周本紀王曰嗟我有國冢君○集解曰馬融曰冢大也

案周禮大宗伯職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鄭注云天子亦有友諸侯之誼武王誓曰我友邦冢君鄭引此經以證友字則經當作友邦爲是史記有國疑是友國之譌蓋轉寫以音同致誤也

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

周本紀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

案尚書正義引鄭注以千夫長百夫長爲師帥旅帥是師帥者二千五百人之長也旅帥者五百人之長也鄭義是已攷周禮夏官敘官云二千五百人爲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爲旅旅帥皆下大夫故鄭據

以爲說王肅好與鄭立異乃以百夫長爲卒長其誼非是

三國志烏丸鮮卑東夷列傳注引英雄記袁紹遣使拜三烏丸版文曰始有千夫長百夫長以相統攝用能悉乃心克有勳力於國家

及庸蜀羌髳微纑彭濮人

周本紀及庸蜀羌髳微纑彭濮人○集解曰馬融曰武王所率將來伐紂也

論衡恢國篇曰武王伐紂庸蜀之夷佐戰牧野

後漢書西羌傳文王爲西伯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

之興遂攘戎狄而戍之莫不賓服乃率西戎征殷之時
國以事紂及武王伐商羌髳率師會於牧野
案詩角弓如蠻如髦毛傳云髦夷髦也鄭箋云髦西
夷別名武王伐紂其等有八國從焉據此則髳髦古
今文之異耳晉常璩華陽國志巴志篇云武王伐紂
實得巴蜀之師著乎尚書意以巴蜀總目各國是大
名纑今尚書正義本作盧
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
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今殷王紂維婦人言是用
周本紀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王曰古人有言

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今殷王紂惟婦人言是用

又殷本紀紂嬖于婦人愛妲己唯妲己之言是從

漢書五行志昔武王伐殷至于牧壄誓師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今殷王紂惟婦言用

○師古曰周書牧誓之辭晨謂晨時鳴也索盡也言婦人爲政猶雌雞而代雄鳴是喪家之道也

案史記述尙書維婦人言是用漢書五行志引牧誓作惟婦言用少人是兩字疑是歐陽本與大小夏侯本文有微異耳東晉晩出尙書本有是字無人字陸

氏釋文不言馬鄭王本同異知古文作惟婦言是用

亦無人字也

又外戚傳班婕妤賦云悲晨雞之作戒○張晏曰書云

牝雞之晨惟家之索喻婦人無男事也

劉向列女傳紂好酒淫樂不離妲已妲已所舉者貴之所憎者誅之爲長夜飲妲已好之百姓怨望而諸侯有叛者妲已曰罰輕誅薄威不立耳紂乃重刑辟爲炮烙之法妲已乃笑武王伐紂斬妲已頭懸之於小白旗上以爲亡紂者此女也書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

後漢書楊震傳震上疏曰方今九德未事嬖倖充庭書
誡牝雞牡鳴
又崔琦傳外戚箴曰惟家之索牝雞之晨○又曰暴辛
惑婦拒諫自孤蝮蛇其心縱毒不辜諸父是殺孕婦是
刳天怒地忿人謀鬼圖甲子昧爽身首分離初爲天子
後爲人螭
自棄厥肆祀不答昏棄厥家國遺厥王父母弟不迪
周本紀自棄其先祖肆祀不答昏棄其家國遺其王父
母弟不用○集解曰鄭元曰肆祀祭名答問也誓首言
此者神怒民怨紂所以亡也

厥遺任父母弟不迪

熹平石經厥遺任父母弟不迪

案僞孔本尙書作昏棄厥肆祀不荅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廸文與史記不同竊以從史記所述今文尙書昏棄厥之下多家國二字於誼爲備若作昏棄厥遺則既云昏棄厥又復云遺詞氣不貫誼亦重複但據隸釋所載漢石經殘碑云厥遺任父母弟不迪王字作任未知今文家說如何然據史記引今文太誓篇有曰離逷其王父母弟則此牧誓篇當亦作王父母弟任字或鐫刻之譌耳借石經厥遺上文闕無以

訂其同異疑今文牧誓有脫字史記所述蓋子長從
孔臨淮問古文尚書或據古文說補之歟

乃維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
卿士俾暴虐於百姓以姦軌于商國

案多罪逋逃泰誓篇作逃逋多辠是崇作是宗段玉
裁曰漢書谷永傳引書迺用婦人之言自絕于天師
古注曰此今文泰誓之辭又引四方之逋逃多罪是
宗是長是信是使師古注曰亦泰誓之辭也此正分
別謂此十五字非牧誓之辭旨其上文十字出今文
泰誓則知其連引之十五字不更端者亦出今文泰

誓而非牧誓也今文泰誓小顏時現存何至憒憒指牧爲泰惠氏定宇譏之誤也漢書五行志載谷永對亦引書云乃用婦人之言四方之逋逃多罪是信是使師古注曰周書泰誓也據此益可證谷永傳注非誤此文從節也谷永引書上十字見周本紀所引泰誓下十五字周本紀存之於牧誓而泰誓則去之喬樅謂如段所說則此數語泰誓牧誓兩篇皆有之矣惜石經殘闕而馬鄭王本又亡無以徵其同異存疑焉可也崇谷永引作宗師古曰宗尊也古崇宗字亦通永引經兩見漢書皆逋逃在多罪上然則三家今

文本亦有不同者矣

今予發惟共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朂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朂哉夫子

周本紀今予發惟共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勉哉不過於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勉哉夫子

熹平石經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下闕

案詩大明正義引鄭牧誓注云好整好暇用兵之術也攷禮記樂記篇孔子與賓牟賈論武樂之舞云天

子夾振之而駟伐盛威于中國也鄭注云駟當爲四聲之誤也武舞戰象也每奏四伐一擊一刺爲一伐牧誓曰不過四伐五伐又曲禮正義引鄭云伐謂擊刺也始前就敵六步七步當止齊行列及兵相接少者四伐多者五伐又當止齊行列也王鳴盛曰據鄭所引但有四伐五伐不言六伐七伐又曲禮及樂記正義引此經亦皆無六伐七伐且鄭注云多者五伐則不得有六伐七伐疑爲衍文也江聲說與王同喬樅謂石經文見於隸釋所載尙書牧誓殘碑其文有六伐七伐與史記同疑鄭注多者五伐五字乃七之

譌偽孔傳云伐謂擊刺少則四五多則六七以爲例

其語即本於鄭注鄭於樂記注引牧誓僅有不過四

伐五伐者蓋以證夾振四伐之誼不必全引下句疏

引此經蓋亦節取之不得據彼以六伐七伐爲衍文

也

今予惟龔行天之罰

班固東都賦曰龔行天罰應天順人斯乃湯武之所以

昭王業也

說文力部勖勉也从力冒聲周書曰勖哉夫子

案段玉裁云古音冒勖皆讀如茂是以般庚懋建大

命今文作勖建顧命賔貢馬鄭王皆作勖贊也勖讀

許玉反非古音

尚桓桓

周本紀尚桓桓○集解曰鄭元云桓桓威武貌

後漢書高彪傳曰明其果毅尚其桓桓

案說文犬部云狟犬行也从犬亘聲周書曰尚狟狟

狟訓犬行則誼非威武貌狟蓋桓之同音假借字古

文泰誓作狟狟孔安國以今文讀之定爲桓字故馬

鄭本皆同今文作桓桓也爾雅釋訓云桓桓威也郎

此經桓桓之訓詩周頌云桓武志也然則毛詩古文

亦作桓矣

如虎如羆如豺如離

周本紀如虎如羆如豺如離○徐廣音義曰離音訓竝
與螭同

班固十八侯銘曰休休將軍如虎如羆

又典引曰虎離其師

案此經古文作如虎如貔如熊如羆與三家今文不
同史記所述歐陽尚書也孟堅所用夏侯尚書也說
文豸部云貔豹屬出貉國从豸毘聲詩曰獻其貔皮
周書曰如虎如貔貔猛獸許據古文尚書故引周書

與史記文異禮記曲禮前有摯獸則載貔貅鄭注引

尙書曰如虎如貔正義引鄭尙書注云其威當如獸

之將攫搏也貔一曰豹屬虎類也鄭引尙書作貔與

許所引文合漢書敘傳述翟方進傳云義得其勇如

虎如貔班習夏侯尙書者據十八侯銘作如虎如羆

則敘傳文當亦同作羆不當作貔豈大小兩夏侯本

與歐陽本又各有不同歟然則鄭注禮記所引尙書

或亦出大小夏侯今文不必定爲古文也

如豺如螭

後漢書竇憲傳班固燕然山銘曰螭虎之士

又杜篤傳篤論都賦曰虓怒之旅如虎如螭

李善文選西都賦注歐陽尚書說曰螭猛獸也

如豺如离

說文内部曰离山神獸也从禽頭从内从屮歐陽喬說

离猛獸也

案此所引用皆今文尚書也段玉裁云歐陽尚書唐初已不存李善於各家注記得之與說文引歐陽喬說正合正牧誓說也徐廣注史記云離音訓竝與螭同當云離音訓竝與离同离正字離螭皆假借字螭之正訓說文云若龍而黃也一曰無角曰螭齊太公

世家及六韜非龍非彲彲卽螭之別字也攷工記鄭注羸者虎豹貔螭爲獸淺毛者之屬左傳服注螭或曰如虎而噉虎此皆猛獸之說也喬樅謂據說文离字訓云云則文選注所引歐陽尙書說卽歐陽喬之說攷漢書儒林傳歐陽和伯之曾孫名高字子陽爲博士繇是尙書有歐陽氏學歐陽喬當卽歐陽高喬高字形相似而音義又俱相近二字古得通用歐陽章句經典釋文序錄云歐陽高始爲之則說文所引歐陽喬說卽歐陽章句也歐陽尙書今文作离說文所偁其正字也文選注引歐陽說作螭其假借字也

螭爲龍之無角者與龍同類螭爲獸之淺毛者與虎同類也

商郊弗禦克犇以役西土

周本紀于商郊弗禦克犇以役西土○集解曰鄭元曰禦彊禦謂彊暴也克殺也不得暴殺紂師之犇走者

案僞孔傳本作御釋文云馬作禦禁也役馬云爲也正義云王肅讀御爲禦言不禦能奔走者王鳴盛曰馬王訓皆非鄭解深得之言不暴殺來奔之人則商人皆爲西土之役矣陳于野而不用權詐見其正步伐止齊見其整不殺降見其仁三者皆王師之仁所

以巽於術也

爾所弗勖其于爾躬有戮

周本紀爾所不勉其于爾身有戮○集解曰鄭元曰所

言且也

本紀又曰誓已諸侯兵會者車四千乘陳師牧野使師

尙父與百夫致師以大卒馳帝紂師紂師雖衆皆無欲

戰之心心欲武王亟入紂師皆倒兵以戰以開武王武

王馳之紂兵皆崩畔紂紂走反入登于鹿臺之上蒙衣

其珠玉自燔于火而死

尙書大傳大戰篇曰武王與紂戰于牧之野紂之卒輻

分紂之軍瓦裂紂之甲魚鱗下賀乎武王
漢書律厤志武王書經牧誓武王伐商紂水生木故爲
木德天下號曰周室
淮南本經訓曰晚世之時帝有桀紂桀爲琁室瑤臺象
廊玉牀紂爲肉圃酒池燎焚天下之財罷苦萬民之力
刳諫者剔孕婦攘天下虐百姓於是湯乃以革車三百
乘伐桀於南巢放之夏臺武王甲卒三千人破紂牧野
殺之於宣室天下甯定百姓和集是以稱湯武之賢由
此觀之有賢聖之名者必遭亂世之患也○注云革車
兵車也南巢今廬江巢縣夏臺大臺牧野地名在朝歌

城外宫室殿宫名

又曰紂兼天下朝諸侯人迹所及舟楫所通莫不賓服然而武王甲卒三千人擒之于牧野豈周民死節而殷民背叛哉其主之德義厚而號令行也

說苑指武篇曰武王將伐紂召太公望而問之曰吾欲不戰而知勝不卜而知吉使非其人為之有道乎太公對曰有道王得衆人之心以圖不道則不戰而知勝矣以賢而伐不肖則不卜而知吉矣彼害之我利之雖非吾民可得而使也武王曰善乃召周公而問焉曰天下之圖事者皆以殷為天子以周為諸侯以諸侯攻天子

勝之有道乎周公對曰殷信天子周信諸侯則無勝之道矣何可攻乎武王忿然曰汝言有說乎周公對曰臣聞之攻禮者爲賊攻義者爲殘失其民則爲匹夫王攻其失民者也何攻天子乎武王曰善乃起衆舉師與殷戰于牧之野大敗殷人上堂見玉曰誰之玉也曰諸侯之玉即取而歸之於諸侯天下聞之曰武王廉於財矣入室見女曰誰之女也曰諸侯之女也即取而歸之於諸侯天下聞之曰武王廉於色矣於是發巨橋之粟散鹿臺之財金錢以與士民黜其戰車而不乘弛其甲兵而弗用縱馬華山放牛桃林示不復用天下聞者咸謂

武王行義於天下豈不大哉

說苑權謀篇曰武王伐紂過隧斬岸過水折舟過谷發梁過山焚萊示民無返志也至於有戎之隧大風折旆散宜生諫曰此其妖與武王曰非也天落兵也風霽而乘以大雨水平地而嗇散宜生又諫曰此其妖與武王曰非也天洒兵也卜而龜熸散宜生又諫曰此其妖與武王曰不利以禱祠利以擊衆是熸之已故武王順天地犯三妖而禽紂於牧野其所見者獨精也

論衡卜筮篇曰周武王伐紂卜筮之逆占曰大凶太公推蓍蹈龜而曰枯骨死草何知吉凶夫卜筮兆數非吉

凶誤也占之不審吉凶吉凶變亂變亂故太公黜之夫蓍筮龜卜猶聖王治世卜筮兆數猶王治瑞應瑞應無常兆數詭異詭異則占者惑無常則議者疑疑則謂平未治惑則謂吉不良何以明之夫吉見兆數吉人可遭也治遇符瑞聖德之驗也周武王伐紂遇烏魚之應其卜曷為逢不吉之兆使武王不當起出不宜逢瑞武王命當興卜不宜得凶由此言之武王之卜不得凶占謂之凶者失其實也洪範稽疑卜筮之變必問天子卿士或時審是夫不能審占兆數不驗則謂卜筮不可信用象無不然兆無不審人之知闇論之失實也傳或言武

王伐紂卜之而龜熸占者曰凶太公曰龜熸以祭則凶以戰則勝武王從之卒克紂焉蓋兆數無不然而吉凶失實者占不巧工也